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六祖壇經箋註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六經

祖笈

壇註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再版

六祖壇經箋註

售價六十五元正

箋註者：丁 福 保

發行人：高 本 釗

發行及
印刷者：新文豐出版公司

台北市雙園街 69 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
三四一五二九三

局版台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佛學叢書總序

吾友丁君仲祐，性好節儉而能施予。曾在鄉里創設貧民教育社，首捐三千元爲一邑倡。又捐書籍千餘金於邑中圖書館。君性本澹泊，於十年前已不食肉。今則雞鴨魚蝦之類亦屏不食。終日體帶而不厭。君性尤嗜書，家藏十餘萬卷，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丹黃評騭，午夜未休。嗜其戲而咀嚙其膏味者已二十餘年矣。君在此二十年内，先後所著書，可分爲四大部。一曰醫學叢書，以臨牀病理學、近世內科全書爲最著。猶古之內難經及傷寒金匱也。一曰文學叢書，以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爲最著。堪與嚴鐵橋先生之全漢三國晉南北朝文相對峙。卽冠於全唐詩，全金詩之上亦無愧色。一曰進德叢書，以少年進德錄爲最著。猶朱子小學，而較爲淺近易讀，今則推行最廣，銷數已達萬數千部矣。一曰佛學叢書，以佛學大辭典爲最著。猶宋之翻譯名義集，而詳贍則十倍過之者也。此四大部書，其卷帙之浩博，以古人之著作仿之，猶弁州山人之四部稿乎。然今之治佛學之居士，大抵自負絕學，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對於仲祐之佛學叢書，雖未寓目，而每好譏彈。吾恐仲祐之刻佛書，或因此而中輟。故以近世文人相輕之陋習，略舉數事，爲仲祐勗焉。昔臨川湯養仍，痛貶弁州山人四部稿，甚至以評抹之本，散置几案間，特使弁州見之。然數百年後，四部稿無恙也。當時雖評之抹之，竟不能損及其秋毫。戴南山鄉居時，有妒之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余，羣兒從之，紛如也。」南山實於京師，鄉之人在京師者，相戒勿道戴生名。其後嫉之甚者，大興文字獄。南山集視爲禁書。然

數百年後、南山集無恙也。當時之妒南山而毀其集者、早已殺世而無稱焉。嵐山有吳修齡者、著正錢錄、攻摘虞山不遺餘力。計甫草先生戲語吳曰、僕自山東來、曾游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方慷慨、忽欲小遣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峯之側、恐得重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衆、泰山不知也。吳躍起大罵。吳梅村先生聞之、頗是計言。迄今正錢錄久已無傳、而牧齋集仍無恙也。仲祐所著各書、其道德學問、足以自傳於後、必不在四部稿南山集牧齋集之下。慎勿以區區之浮言而自灰其初志也。仲祐聞之而謂余曰、子說辯矣。然吾意則別有在。先民有言曰、衆聽則明、自用則闇。佛學叢書、人有訂其誤者、吾因此而更正之、是吾師也。書本不誤、而人以爲誤者、亦吾友也。佛教本自無諍、諍則失其本情。能得無諍三昧者、此心宜如恒沙。諸佛菩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亦不食。糞尿臭穢、沙亦不惡。無心之心、離一切相、此黃檗禪師之言也。余學之而尙未至、奚敢與人爭是非得失而自生瞋惡乎。博地凡夫、未明心地、未能自度度人、誤落文字障中、而欲自比於四部稿南山集牧齋集、以冀垂名於後世、豈不謬哉。傳燈錄古靈禪師傳曰、蜂子投窗紙、求出師觀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吾之文字障、鑽故紙類也。善夫雪峯大師之言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什麼處捫拏。吾其棄東道西道之文字障矣乎。余頗以仲祐之說爲然。卽錄其言以序其簡端、並以質諸未寓目而好爲譴彈之居士。民國八年十月吳葆真序。

六祖壇經箋註序

夜唐書方伎傳、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爲記、以世相付受、達磨賣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能於達磨、在中國爲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後閱全唐文、見六祖自撰之金剛經註序、及其嗣法法海所撰之壇經序、王摩詰所撰之六祖碑銘、柳子厚所撰之六祖第一碑、劉夢得所撰之六祖第二碑、余因此而於六祖所傳之禪宗、遂心向往之矣。夫所謂禪宗者、非六度中第五度之坐禪、乃第六度之般若波羅蜜也。六祖示不識文字相、故平生無著作、惟法海紀述其說法之語、名曰法寶壇經、在宋時明教大師有校刊本、題名曰法寶記、明教大師曰、法寶記者、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見鐔津文集十一）稱經者、後人尊其法耳、而非六祖之意也。（見鐔津文集三）余謂宗教家各自尊其教、無不名其所崇奉者曰經、如墨翟之書、初不名經、而其徒苦獲鄧陵之屬、乃尊之爲經、（墨經見莊子天下篇）揚子太玄、其本傳及漢志、並未稱經、而當

時侯芭之徒、亦尊之爲經。此外如老子之稱道德真經、莊子之稱南華真經、列子之稱冲虛真經、以及耶教之聖經、回教之可蘭經、皆其例也。余於壇經、研精覃思者既久、始知與孔子之十翼、子思之中庸、孟氏莊氏之書、澗然多有會通之處。爰撮其大要、而爲學者告焉。壇經所謂佛性、實性、真如、自本心、自本性、明心見性、禪定解脫、般若三昧、菩提涅槃、解脫知見、諸佛之本源、不思善、不思惡、即自己本來面目、皆自性之異名也。又謂自性本不生滅、本無去來、本來清淨、本自具足、本不動搖、如如不動、第一義不動、無有一法可得、皆言自性之體也。卽象傳所云艮其止、止其所也。卽繫辭所云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也。卽洗心退藏於密也。卽天下何思何慮也。卽中庸所云天命之謂性也。卽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卽孟子之萬物之皆備於我也。（卽釋氏之自性本自具足）卽莊子所述孔顏授受之心齋也。卽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也。卽莊子所述之遊心於物之初、及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也。論自性之體、三教之相同者如此。壇經又謂自性真空、能生萬法也。真如有性、所以起念也。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也。引維詰經之能善分別諸法相也。引金剛經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皆言自性之用也。卽象傳所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也。卽繫辭所云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卽中庸所云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卽孔子之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也。卽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卽莊子所云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亦卽庖丁遊刃解牛。及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壇經又謂衆生是佛。佛性本無差別。但用此心直了成佛。離心無別佛。所以自性自度。自識自見。自淨自定。自悟自解。自修自行。自開心中之佛知見。不假外求。歸依自性天真佛。一悟卽見心地上覺性如來。此卽孟子性善之說。及人皆可以爲堯舜也。亦言性之用也。論自性之用。三教之相同者又如此。自性之體用既已證明。然後再讀壇經。以自本性證乎了義。則天機利者。一悟卽入大圓覺海。天機鈍者。亦能得其深處。故謂之圓頓教。謂之最上乘。謂之如來清淨禪。謂之菩薩藏之正宗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歟。若夫壇經所載。有何須往生之說。則蓮池大師辯之詳矣。蓮池言壇經皆他人記錄。故多訛誤。其十萬八千東方西方等說。久已辯明。中又云但修十善。何須更願往生。夫十善生天之因也。無佛出世。輪王乃以十善化度衆生。六祖不教人生西方見佛。而但使生天可乎。其不足信明矣。故知執壇經而非淨土者。謬之甚者也。蓮池之說如此。余恐學者因壇經而疑淨土。故錄其言於簡首。使閱者開卷卽知。逆防其趨向之或誤。蓋以修淨與參

禪、正不相妨。古德所謂有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六祖蓮池、各各隨機說法、相需爲用、參禪不礙念佛、念佛不礙參禪、在學者之善於圓融耳。此余所以既註十六觀經、阿彌陀經、而又爲此經之箋註也。箋註時遇十萬八千十善淨土等說、則引蓮池之言以訂正之。非如效唐人之非國語、宋人之糾謬唐書、明人之正楊正錢、出己意以詆訛古人也。即六祖答西方之問、其主要在使人淨心則淨土。亦未嘗言無西方也。余之箋註是經也、折衷衆說、擇善而從。或別書於冊、或書於片紙、或飲行跳格、而書於本經字句之旁、及書眉之上。久之得數萬言。乃使人錄出、分疏於每句之下、仿王逸註騷、李善註選之例也。其音訓即於每字之下註之、俾學者易於成誦、仿朱晦庵詩傳例也。其註作雙行小字、則仿宋本十三經註疏之例也。唯是能薄材謏、讀書未廣、豐干饒舌、未免扞言。然區區掇拾鉅釘、容亦有爲初學所未知者。則余敢效宋人之獻曝、曝寧足貴、惟獻焉者之愚誠、有欲已而不能自己者耳。矻矻訂誤、尙有望於後之君子。中華人民建國之八年十月無錫丁福保仲祐序。

六祖壇經箋註後序

吾儒言經文錯簡者，起於對向之校尙書（見漢書藝文志）猶有古文可據也。疑經文脫簡者，始於鄭玄之註玉藻（見禮記註）然尤不敢移其次第也。至北宋以後，始各以己意改古書。有所不通，輒言錯簡。六經幾無完本。餘波所漸，遂及叢林。於是六祖壇經，有言其錯簡者，則移其次第。有言其脫簡者，則以他書補入。余以正德舊刻本校之，其竄亂之迹，尙未盡泯也。大凡古書之傳於今者，類如此，不獨壇經爲然。而余又考壇經之所傳述者，卽釋迦佛在靈山會上付與初祖大迦葉之正法眼藏也。由初祖傳至二十八祖達磨大師，始來中國。是爲東土初祖。又傳五代至弘忍大師，凡三十有二祖，皆密密相傳，以一傳一，餘人不能得其法。自忍大師傳法於六祖，六祖遂廣傳其法於天下。其門人又詳叙之而爲壇經。卽今之所傳者是也。其淵源遠有端緒如此。余獨怪壇經爲宗門切要之書，自唐以來千二百餘年間，未見有人爲之註者何也。豈視爲淺近易曉，人人可以盡解耶。抑道在心悟，不在文字。我宗門下客，不必求知來解耶。夫以指指月，指本非月。非馬喻馬，馬非非馬。指與非馬，猶之文字。借指可以見月，借非馬可以明馬。猶之借文字可以通經義。通經義可以明心見性。故文字爲傳道之器，得道則其器可投。文字如渡海之筏，到岸則其筏可捨。若未到岸未得道之時，文字究不可以不求甚解。此壇經之所以不可無箋註也。雖然，註書之難，自古言之。漢儒註經，必引會

己原本誤作
已按原本已
已多互誤。
俱經改正。

數經、勘契密合、而後下筆。不第時代近古、多得遺聞而已。魏晉以降、儒者不遵師說、意主穿鑿附會、漢學於是浸廢矣。其後如杜征南之註左氏傳、顏秘書之註兩漢書、雖膽博絕世、猶有摘其舛駁者。徐無黨註五代史、寧事數語、其於大義、毫無補益勿論矣。惟錢松之之註三國志、劉孝標之註世說、新語、酈道元之註水經、皆能補原書所不載、其辭又雅馴、頗見魏晉風軌。李善之註文選、止引經史、不釋述作意義。東坡嘗稱之、而貶五臣註爲荒陋。凡此皆可爲集註家之鑑戒者也。後世之註佛經者、皆宜據事徵典、不妄加義。不可如王輔嗣之註易、郭子玄之註莊、屏實驚華、唯在發揮一己之意。蓋佛氏之微言奧義、惟佛與佛能知其究竟。即二乘菩薩亦不可空談妙悟、妄爲度量也。善夫蓮池大師之言曰、如經所言、有諸盲人、羣手摸象。其摸鼻者、云象如箕。其摸股者、云象如柱。其摸尾者、云象如箒。其摸腹者、云象如石。乃至摸眼則云如鼓風扇。摸耳則云如倒垂葉。摸蹄則云如覆地杯。人執所摸、互相是非、觀者捧腹。今日談經、何以異是。佛已涅槃、吾胸無絲、出情識手、爲想像摸。彼此角力、如盲摸象、予實慨焉。蓮池之說、可爲經疏家空譚之藥石也。昔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時號獼猴祭魚。毛西河作試帖、陳書滿几案、其夫人亦貶爲獼猴祭。余謂註佛經者、獨宜多檢書冊、以期多得考證。惟不可太涉泛濫、以失說經家謹嚴之體焉耳。若但爲簡單之經註、宜仿犀經中世綵堂本韓文註（徐氏翻刻本名東雅堂韓文）朱子諸集傳例、及離騷集註例、悉削去諸家姓氏、彙輯羣說、自爲一書、然已不能免宋元人說經之窠臼矣。此余所以遠祖漢儒經註、近法三國志世說文

選等註、而爲壇經之箋註也。箋與註、本不同。箋之云者、說文云、表識書也。謂書所未盡、待我而表識之也。康成詩箋、昔人謂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之爲箋。今壇經中之各偈、大抵用箋者爲多、因非箋不能達其意也。註之云者、釋典故、考輿地、詳姓字、明訓詁、識鳥獸草木之名也。註法之中、又分三端。一曰正註、宜引本事以解之者也。今壇經中所註之寶林、衣法、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以上見第一品）知解宗、顯宗記、（第八品）卓錫泉、（第七品）水晶鉢、（第八品）六祖舊居、（第九品）嗣法四十三人、（第十品）等是其例也。一曰互註、宜沿波討源、博採衆說、以爲佐證者也。今壇經中所註之此心成佛、生死事大、生死苦海、福何可救、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以上見第一品）用即了了分明、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八萬四千智慧、（第二品）有把茆蓋頭、（第八品）及他心通、（第九品）等是其例也。一曰訓詁、解釋其音義、而無害其文者也。今壇經中所註之獼猴獼猴、（以上見第一品）等字是其例也。司馬遷之言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此精思之謂也。班固之言曰、篤學好古、實事求是。此詳考之謂也。詳考始可言註。深思始可言箋。余學殖荒落、何敢插齒牙於著作之林、而爲此經之箋註。蓋欲於佛經箋解中自闢一徑而行、一以援古德之言、示人以不蹈空疏之弊。一以便利根初學、聞之頓悟如來上乘、而爲假讀文字爲其空疏也。校勘既竣、復以釋迦佛像及列代祖師像三十三尊冠諸首簡。昔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偉人事蹟、而宋刻本列女傳、亦有顧凱之之畫像。借圖像爲感發興起、由來舊矣。今此三十有三尊者、即佛祖傳授大法之次第。學者既讀

斯文。則必想見其人。見其人而不得。則見其像如見其人也。如見其人之口口相傳心心相印也。附圖之意。盡在於斯。中華人民建國之八年十一月無錫丁福保識

吾友邱菽園先生寄我劉世馨辱屑所載之六祖鉢一條。謂「六祖葬曹溪。故其真身衣鉢在焉。建塔事之。白光衝天三日。後黃巢至曹溪。雲霧晝晦。軍人失道。致恭乞哀而去。南漢王劉鋹使迎衣鉢。鉢墮地。因捨田數十頃贖罪。肉身香燭如漆。其衣二。一乃建摩所傳。西域屈陶布緝綿花心織成者。一爲唐元宗所賜。織成淡山水者。其鉢非銅鐵木石。人莫能識。明魏莊渠爲廣東提學。慨然欲開佛。毀佛寺無數。至南華。擊六祖相傳之鉢。又欲毀其寺。焚其衣。見鉢現委鬼二字。驚而止。」菽園先生又曰。『古今方言。有以孝子一名詞。專指身服衰絰之人而言者。試証之後漢書。桓帝既葬。民士往哭陵者。計千百人。當時均喚作孝子。又証之三國志。有妄男子。惘惘然誤入諸葛恪府內。時以其人實著孝服。故亦喚之爲孝子。今廣東俗語。猶存古意。凡衰絰在躬者。皆喚是孝子。六祖本廣東人。應作廣東謄矣。』附錄於此。皆可爲壇經補注之資料。且以誌良友之益我於不忘也。民國十一年二月丁福保識

箋經雜記 十四

余書藏中所收壇經不下十餘種。其最佳者爲明正統四年黑口刻本。每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字大悅目。元槧本典型尙存。氣象靜穆可敬。其次則爲嘉靖間五臺山房刻本。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古意猶存。尙爲佳帙。茲以兩刻本。校勘其異同。正統本之優點。爲法海所撰壇經略序。尙未改爲六祖大師緣起外紀。其序文亦未爲後人所竄亂。正統本有無名氏跋一首。嘉靖本則摘錄跋中之語。名曰歷朝崇奉事蹟。而刪其跋。正統本共分九品。曰悟法傳衣第一。嘉靖本改爲行由第一。分其後半爲般若第二。正統本曰釋功德淨土第二。嘉靖本改爲疑問第三。正統本曰定慧一體第三。嘉靖本改爲定慧第四。正統本曰教授坐禪第四。嘉靖本改爲坐禪第五。正統本曰傳香懺悔第五。嘉靖本改爲懺悔第六。正統本曰參請機緣第六。嘉靖本改爲機緣第七。正統本曰南頓北漸第七。嘉靖本改爲頓漸第八。正統本曰唐朝徵詔第八。嘉靖本改爲宣詔第九。近刻本又改爲護法。正統本曰法門對示第九。嘉靖本改爲付囑第十。其間字句之不同者尤不勝枚舉。於以知壇經之竄亂。其在正德嘉靖間乎。明人好竄改古書。已成爲風俗。不獨於佛經爲然也。余尙有嘉靖小字刻本。及閔刻朱墨本。亦爲壇經中之佳品。此

外則有福建鼓山刻本、長沙刻本、金陵刻本、如皋刻本等、皆近時普通單行本也。

壇經最要之宗旨、在於示明一切萬法、皆從自性生。自性卽是自心。自心卽是真佛。故不必捨自佛而求他佛、但覺自心佛可也。其重要之下手處、在於依法修行。修須自修、行須實行。其所修所行者、先去殺生偷盜邪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癡愚等十惡、再去邪見邪思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等八邪。去十惡八邪、卽是除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見他人之是非善惡。是之謂歸依自性天真佛。故六祖謂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卽釋迦、平直卽彌陀也。若不能依法實行、口善心不善、雖誦經念佛奚益。南轅而北其轍、其去真佛也遠矣。

學者之於壇經皆宜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以反求諸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六祖之所謂心平何勞持戒、吾則求吾心之如何能平。六祖之所謂行直何用修禪、吾則求吾行之如何能直。六祖謂恩則孝養父母、吾則求孝養父母之所以盡其恩。六祖謂義則上下相憐、吾則求上下相憐之所以盡其義。六祖謂讓則尊卑和睦、吾則於尊卑思所以行其讓。六祖謂忍則衆惡無喧、吾則於衆惡思所以

一切法應
作一切法。

致其忍。於此六者。無一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無一不能貼向自家心上做工夫。以截斷其舊習。以變化其氣質。雖讀此一經而已。入聖賢仙佛之境界矣。嗚乎。獨處不能謹。口誦不能實行。徒以經典梵唄。嚴飾乎外。僞也。欲以虛僞之善。蓋真實之惡。自可欺人。不受欺。人可欺。佛其可欺乎。

禪家所有語言。皆機鋒相對。因病與藥。使參問者捨去執見。直入中道而已。故圭峯禪師曰。性不易悟。多由執相。故欲顯性。先須破執。其所謂破執者。試以金剛經證之。經曰。如來所說身相。卽非身相。又曰。是福德卽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又曰。所謂佛法者。卽非佛法。又曰。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又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又曰。佛說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波羅蜜。又曰。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又曰。如來說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又曰。是實相者。卽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又曰。如來說一切諸相。卽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卽非衆生。又曰。所言一切法者。卽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又曰。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又曰。如來說具足色身。卽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又曰。如來說諸相具足。卽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又曰。彼非衆生。非不衆生。

何以故。須善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又曰。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卽非善法。是名善法。又曰。凡夫者。如來說卽非凡夫。此等句。不及備錄。錄此以見談般若者。隨說隨掃。以破人之執着之相也。後世之談禪者。其法皆出於般若部。所以問者曰。是則答曰非。問者曰非。則答曰是。問者曰有。則答曰無。問者曰無。則答曰有。且卽毀卽讚。卽讚卽毀。卽立卽破。卽破卽立。卽體卽用。卽用卽體。卽言語非言語。非言語卽言語。一時權宜相當。故有與甲相宜者。未必與乙相宜。與乙相宜者。未必與丙相宜。隨機說法。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故六祖爲志道曰。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雖然。立教皆爲對機。對機者。除病除執也。若本無此病。卽無庸服藥。本無此執。亦更不必破。無病而藥。無執而破。則無益而有損矣。善夫蓮池大師之言曰。看經須是周徧廣博。方得融貫。不致偏執。蓋經有此處建立。彼處掃蕩。此處掃蕩。彼處建立。隨時逐機。無定法故。假使只看楞嚴。見勢至不入圓通。而不廣覽稱讚淨土諸經。便謂念佛不足尙矣。只看達磨對梁帝語。見功德不在作福。而不廣覽六度萬行諸經。便謂有爲福德皆可廢矣。反而觀之。執淨土非禪宗。執有爲非無爲。亦復如是。喻如讀醫書不廣者。但見治寒用桂附而斥芩連。治虛用參耆而斥枳朴。不知芩連枳朴亦有時當用。而桂附參